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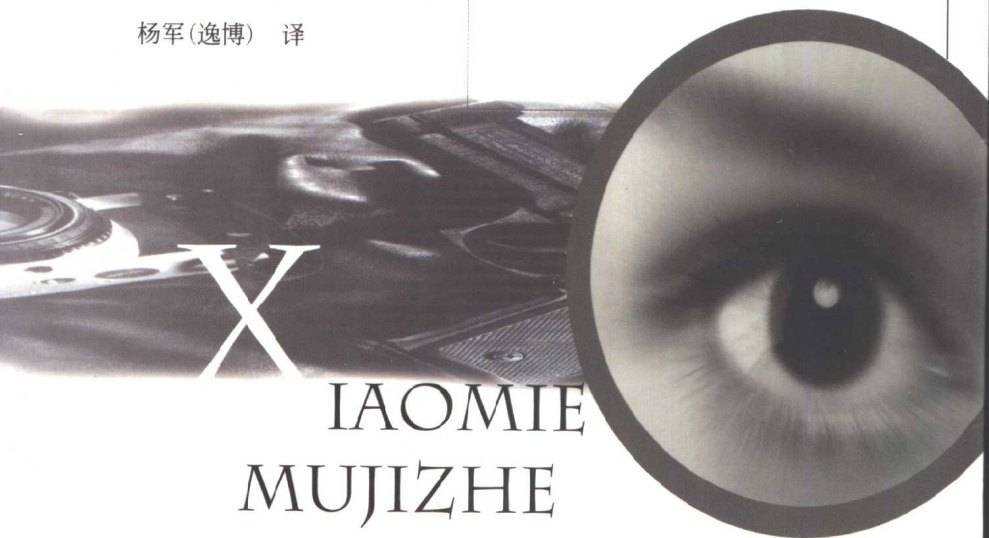
日 本 名 家 推 理 小 说 短 篇 精 萃



(日) 西村京太郎 著

消灭目击者

杨军(逸博) 译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消灭目击者

(日) 西村京太郎 著

杨军(逸博) 译

X
IAOMIE
MUJIZHE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灭目击者/(日)西村京太郎著;杨军译.—北京: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2000.10

ISBN 7-5078-1900-0

I. 消… II. ①西… ②杨… III. 推理小说-作品
集-日本-现代 IV. 1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9581 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01-2000-2799 号

编著译者	张 军
责任编辑	李 镇
封面设计	刘海啸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68036519 68033508〔传真〕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100866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5 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	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78-1900-0/1·163
定 价	15.00 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诱 杀 / 1

退职警官河田接到一位女子的求救电话,说有人恐吓她;当河田与这位女子见面时,一声枪响,该女子中弹身亡。几天后,河田本人也遭到袭击,杀手是什么人?真正要杀的又是谁呢?

第八个死者 / 21

黑社会的流氓分子接二连三地被暗杀,群众拍手称快,警方一筹莫展,也许,凶手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,这是英雄行为呢,还是……

幻想与死亡的超越 / 51

一场火灾使三个人丧生,十一年后,回忆那次火灾的川内功次郎在火车上被杀,又有一个青年女子坚称自己的姐姐就是当年的死者之一,错综复杂的线索,十一年前的银行盗窃案重新被摆到了警方的案头……

南纪夏末凶杀案 / 98

姐姐委托侦探寻找失踪的妹妹,调查结果显示,妹妹因失恋投海自杀;与此同时,在一个神秘死亡者

的照相机里发现了妹妹的照片,但拍摄的时间却是在妹妹死亡以后……

旅游列车爆炸案 / 140

一辆旅游列车在行进途中突然爆炸颠覆了,五名死者中有追踪罪犯的刑警加东英司,爆炸是针对他的呢?还是别有所谋?

消灭目击者 / 186

深夜,运输公司的经理在住宅区附近的空地上被大石头打死了。一个少年称,在那个时间里曾看见该处有类似萤火虫的亮光闪烁,那到底是什么光呢?看过一场电影的少年刚刚明白就被汽车撞死。为了解开谜底,警察走进了电影院……

失踪在隧道 / 208

一个年轻姑娘在一条隧道里失踪了,“日本奇闻”节目的摄制组为了招徕观众,聘请了漂亮的女演员进行实地拍摄,不料,女演员也神秘地失踪了,一时引起大哗……

陷阱 / 235

田岛的妻子在登山时因登山绳拉断坠崖而死,为此,田岛倾其所有研制出性能优秀的登山绳,但因无钱作广告,一根也卖不出去,于是,他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,使登山绳得以畅销,然而,他自己也从此堕入痛苦的深渊。

诱 杀

1

和田正要外出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，又回到起居室里，拿起了话筒。

“喂喂，是和田先生吗？”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。

和田对对方称自己为“先生”报以苦笑，然后点了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自从和田辞去了警察职业后，他一直忙于写书、讲演，从那时起被人称之为“先生”的机会多了起来。为此他常常感到不好意思。

这是因为和田还保持着当搜查一科警部补时养成的习惯。

“我要你救救我。”

这个女人又说了一句。和田听起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和田看了一下手表，一点钟他要去见一位朋友，看来对方的电话两三分钟讲不完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人恐吓我。”她说道。

这次颤抖声更明显了。

“那你与其打给我,还不如报警呢。我已经不是警察了。”

“可我想警方不会受理的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虽然有人恐吓我,可没有证据警方不受理吧?”

“啊,那倒是。不过是什么样的恐吓?”

“打来威胁我的电话,还有我走夜道时突然有车要撞我。”

“你对谁讲过这些?”

“对亲戚。”

“后来呢?”

“他们全说我是神经病。可我真的没有瞎说!”

“嗯。”

和田又看了一下手表,要见朋友,必须尽快打完这个电话。但总不能就这么挂断了电话吧。

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了。他当警察时就碰上过好几次,但大多是有精神病的人——被迫害妄想。这样的人认为身边的人都讨厌自己,或要抢夺自己的财产,而且女性居多。

也许今天这个电话也是这样的人。不过也许是真的受到了威胁呢。

“那你想让我干什么?”

“我想见面谈一谈行不行?”

“电话里不能说?”

“是的，也许有人会偷听的。”

“偷听？有过这事儿？”

“以前我就对亲戚讲过，可第二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说不许对任何人讲。所以……”

“恐吓你的是个男人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要钱吗？”

“反正见了面再说吧。我太害怕了，可又没有办法。拜托了！见了面我全说出来。”

这个女人的声音仍然十分紧张、颤抖。已经赶不上和朋友见面的时间了。和田想，明天再道歉吧。

“在哪儿见面？”

“你同意了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也许我什么也帮不了你。因为我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人。”

“反正求求你就听一听吧。因为我想得到勇气。先生有车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那好。我在中央高速公路相模模糊出入口等你。”

“时间呢？”

“四点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时间正好，啊，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！”

“我叫片桐雪枝。”

和田一时弄不清这几个字怎么写。

“你有什么标记？”

“我戴了顶白帽子，穿一件白色的西服。”

她在电话中说道。

2

和田开车向相模糊方向驶去。

虽然他退出了警界,但一有情况他还是摆脱不了当警察时的心态。虽然只是一个电话,但一想到也许真是一桩恐吓案,他便顿时来了精神。

四点整,他来到了中央高速公路的相模糊出入口。他从当警察时起便养成了遵守时间一丝不苟的作风。

初夏的季节,绿色十分悦目。这一带都是成片成片的绿色。

在靠近湖边的地方有一位头戴白帽子、身穿白西服的年轻女性正背冲着和田站在那里。准确地讲,到底是象牙白色还是银灰色的细微差别,和田还是分不清楚。

反正在这一片绿色中,这白色显得那么鲜艳、夺目。

和田停下车,从车上下来,朝那个女人走过去。

那个女人似乎也听到了脚步声,便猛然回过头来,并看了一下和田。她的脸色十分苍白。

“你是打电话的人?”和田问道。

这个女人“嗯”了一声后,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这是一位二十二三岁、皮肤白皙嫩滑的女性。她的面部轮廓清晰,头戴一顶让人回忆起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古老样式的帽子,倒是挺适合她的表情。

“我的朋友是一位特别优秀的警官。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下吗?”

这位女性听了这话答应了一声,并点了点头,然后冲着周围扫了一眼。

于是和田问了一句:“有人监视我们吗?”

“没有。”她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正在这时,突然一声枪响,吓了和田一跳。

眼前站着的这个女人一下子倒了下去。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,她瞪大着眼睛,倒在了和田脚边。

和田在刺眼的夕阳照射下,仿佛白日做梦一样,也猛地伏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。

但再没有响第二枪。鲜血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流了出来。好像击中了她的腰腹部。白色的西服不一会儿就被染红了。

和田马上站起来,朝附近的电话亭跑去,呼叫救护车。

这个女人在救护车中死亡。

神奈川县警方立刻进行调查。负责此案的是河村警部补,他认识和田。

“你离开了警界,可又卷入一件凶杀案,看来你还是和案件有缘啊!”年轻的河村和和田开着玩笑,“说说你和死者的关系吧。”

于是和田把电话的事讲了一遍。

“开始我也以为是一个有神经病的女人呢。我过去常碰上这样的人。可我又想万一是真的呢,便同意见一面。就这样,突然响了一枪。恐怕凶手早就想杀死她。”

“看来电话的事是真的了。”

“我也这样认为。”

“当时她说电话可能会被人偷听，所以电话里她什么都没讲。她只在电话里说是真的，可这和没说一个样。”

和田慎重地说道。他说到半截就苦笑一下，也是当年留下的习惯。

杀死这个女人的枪被认为是点二二口径的步枪。子弹穿透了她的身体。

和田站在这里接受审问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过去他常常是坐在桌子后面讯问别人的。这时他痛感到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变化。自从他退出警界后，只是写写关于搜查方面的书，讲讲当警察的经历，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是一名警官。但今天一卷进这件凶杀案里，才仿佛如梦初醒，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名无能为力的普通市民而已。

“她说她叫片桐雪枝不会错的吧？”河村又叮问了一句。

和田是河村的前辈，所以他尽量使用恭敬的语言，但仍然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关系。

“她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，我想不会错的吧。”

“她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，但找到了被认为她来时坐过的一辆车。车上的车检证证明，她叫筱原千惠子。”

“噢？”

和田瞪大了眼睛。他又想起这个女人打来电话时的情形。当自己问她名字时，她顿了一下之后才说出了名字。当时她的一停，和田认为她是非常谨慎而有所犹豫，但现在看来她是在想一个假的名字。

“原来这样。”和田点了点头。

“下一步就该调查这个筱原千惠子的事情了吧？”

“车検証上标明她住在东京的中野。”

“让我也一块儿和你干吧。因为这毕竟是我引起的嘛。”和田央求道。

河村稍稍想了一下后同意了，“好吧，可别乱来。”

和田又苦笑了一下。

3

国电的中野车站前，有一家十五层的新建公寓，十分雄伟。八层是筱原千惠子的房间。

河村一行人让管理员取来钥匙到了筱原千惠子的房间里。

和田冲着这位中年管理员问道：“这个筱原千惠子人怎么样？”

管理员认为和田也是警察，他十分紧张，面色苍白地作了回答。而且证明这个女人的真名还真叫筱原千惠子。

“那你知道不知道‘片桐雪枝’这个名字？”和田又问了一句。

如果要起假名，不会找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吧。果然让和田猜中了。

“七楼住了一位叫片桐雪枝的人。”管理员答道。

“她们两个人关系好吗？”

“啊，都在同一个店子里工作。”

“同一个店子？”

“对，是在银座的‘骑士’俱乐部。我也被她们请去

过。那可是家高级俱乐部，咱这样身份的人只配看看。”

管理员耸了耸肩。和田看了一眼手表，这会儿是夜里九点，片桐雪枝大概在店里。

和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，里面还剩点讲演的报酬；可除此就没有别的了。想当年笔记本可是搜查的得力工具，这会儿可太不方便了。

和田要管理员对河村说一下，自己先离开了公寓。自己的车还停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处，这会儿只好坐出租车去银座了。

“骑士”店离新桥非常近。

和田进到店子里，要了一杯白兰地酒后把片桐雪枝叫了过来。

和筱原千惠子一比，她是个小个子的女人，而且看上去要年长五六岁。

“听说你和筱原千惠子很好？”

片桐雪枝喝了一口酒后点了点头，“嗯。她怎么啦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想？”

“今天她请假了，而且这阵子她老说特别害怕。”

“真的害怕吗？”

“可不是。她说她常常接到可疑的电话。”

“是恐吓的电话？”

“好像是。是个男人的声音，说‘我要杀了你’什么的。”

“对那个男人有什么线索没有？”

“是个中年男性的声音。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人。只是听了让人害怕。”

“电话以外还有什么？”

“啊，还有，她一个人走夜路时常常有从后边开来的汽车要撞她。”

“她有事就和你说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对她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去报警呀！可她说警察靠不住，说如果没有证据他们什么也不会管的。所以她对这一点非常苦恼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别的我就不记得了。”

片桐雪枝说到这时，河村从外面进来了。

“你先来可不太好。”

河村坐下后对和田说道。他虽然是笑着说，但脸上明显地不高兴。

“我已经让管理员告诉你了嘛。”

和田说完便把片桐雪枝介绍了一下。

河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片桐雪枝做了同样的回答。

然后她站了起来，离开了这里。

“查出威胁她的男人的线索了吗？”和田问道。

河村摇了摇头，“什么都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偷听她电话的痕迹。”

“信呢？”

“什么都没有。只是从她的男朋友那里写来了几封肉麻的情书，所以以后看来只能靠你的证词了。”

“可我知道的全都说了呀！”

和田争辩道。他反复回忆了好几遍那个电话的事

情,不记得遗漏了什么重大事情。被杀的筱原千惠子在电话里也没有讲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

河村取出一本书,放在和田面前。这是和田写的书。书名是《追查杀人事件的男人们》,是一本把警察们的辛苦写成文学作品的书。

“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这本书,在封底的著者资料处划了红笔道,看来是按照这个线索给你打电话的。”河村说道。

果然在注明和田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处都用红笔划了出来。

“能知道些什么吗?”和田问道。

河村点着了一根烟后答道:“什么线索也找不出来,只找到了她的存折。”

“经常取钱吗?”

“不。两年里一分都没有取过。”

“这么说,威胁者的目标是钱了?”

“是的。我想从这个线索查一下恐吓她的理由。”

“嗯。查明白了也告诉我一下吧。因为我也卷进来了嘛。”

“嗯。那当然,一定会告诉你的,而且你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也许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?凶手杀死筱原千惠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嘛。”

“是的,但凶手会认为她对你说了些什么,为了灭口,

也许会对你下手，反正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会当心的。”和田苦笑了一下站了起来。

河村又问了一句：“你干嘛要离开警界呢？”

当时他要求离职的理由在警视厅内部大体上人们都知道了，但县警方尚不清楚。

“因私吧。”和田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4

第二天傍晚，河村来看和田。

河村一脸愁容。

“犯愁啊！”他看着和田说道，“一点没有凶手的线索。所以我想再来听一下你和死者的电话内容。”

“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呀！”

“细小的地方也可以嘛。也许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！”

“筱原千惠子的事情全调查完了？”

“能调查的全都查了。”

“什么也没弄明白？”

“是啊。”河村叹了一口气，“不管怎么查也找不到凶手的线索。”

“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“年龄二十一岁，东京的下町出生，过去没有任何前科，就是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。”

“没有找到具体恐吓她的线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与男人的关系呢？”

“有过三个男朋友，但关系都不太深。而且他们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查来查去，连我都认为她说的威胁她的事会不会真是她的幻觉？”

“幻觉？”

“对呀！就是神经官能症。”

“可单纯的神经官能症会导致杀人？”

“所以我这才犯愁哪！”

“她的父母呢？”

“早就去世了。她和她的叔叔一块生活。”

“对她的叔叔家有没有调查？”

“当然查了。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受到过恐吓什么的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对呀？”

“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看有必要再见一下她的叔叔。”说完和田站了起来。

河村歪着头想了想，“这是为什么？我看不出她的叔叔两口子在撒谎呀！”

“要是那样也许是我多心了。至少筱原千惠子在电话中是这样说的，她说这样的事和亲戚讲过。她到底是不是有毛病暂且不说，但她的叔叔说一点都不知道，这不